

新时代之歌

凌晨时分,祖国南疆的崇山峻岭早已沉睡。山顶“敌方”4号阵地上,2名哨兵紧握钢枪,鹰一样的眼睛警惕地盯着前方。

月光下,5个黑影轻轻浮出水面,借助攀登绳索,顺着崖壁爬上山顶。随着指挥员一个果断的手势,2个黑影一跃而上,2名哨兵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撞倒。之后,黑影又像一把把利刃刺向“敌方”指挥所。不一会儿,只听“轰”的一声巨响,指挥所被摧毁。此刻,黑影已滑下山崖,潜入水中。这是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侦察连组织的一次夜间偷袭演习。黑影中的指挥员正是一等功臣、连长丁铭。

回到驻地,脱下迷彩服,丁铭才发现自己又挂了彩。原来,攀崖时因脚下打滑,右小腿被锋利的岩石“啃”下一块有5厘米长的皮肉,伤口已被水泡得泛白,鲜血不停渗出。简单消毒包扎后,丁铭洒脱地一笑说:“这将成为我参军13年来,身上留下的第26块伤疤。”

眼前的丁铭,1米8的个头,国字脸,黑脸膛,身材魁梧,眼神机警,眉宇间写满刚毅,浑身透着特种兵的气质。

那年初,团特务连来新兵连挑人。当特种兵,是丁铭憧憬已久的梦想。“机会难得,决不能输!”一轮比赛下来,已淘汰近半数人员。越是接近尾声,课目越是残酷。

“拳头俯卧撑准备,8分钟,500个。开始!”随着班长吴旺成一声令下,17名优胜者拳头着地,此起彼伏,谁也不甘示弱。丁铭边做边乐:这是我的强项,简直小菜一碟儿!

100,300,500……当精疲力尽的丁铭完成比赛准备起身报告时,新的指令骤然响起:“全体都有,身体拉正稳住,拳头撑地4小时!”丁铭心中一惊:天哪,4小时,这个从来没见过呀!

“没有超常的体力、耐力和意志力,是当不好特种兵的!”班长吴旺成边说边拿起粉笔,为每个参赛者画了个圈,大声命令道:“手和脚挪出圈外,就算违规,将被淘汰!”话音刚落,就有2名战士瘫倒在地。

1小时,2小时……丁铭度秒如年地坚持着,汗水像一条条蚯蚓,滴落在坚硬的水泥地上,“绘”出一幅人形图案。

“坚持,坚持,不能输!”丁铭紧咬牙关,他的两只胳膊和拳头从疼痛、麻木到无知觉,痛苦不堪。又过了半小时,一个战友哭出了声,身后的战友接二连三地提出放弃。丁铭用坚强的意志支撑着,任凭汗水湿透全身。

丁铭赢了。当班长下达“时间到”

的指令时,丁铭和仅剩的7名战友几乎虚脱,两拳像是长在在了地上,拔都拔不起来。站起身,他才发现,两只拳头已是血肉模糊,手指也无法伸直。尽管手受了伤,但丁铭如愿以偿地进了特务连。他觉得很有值。

后面的考验更残酷。丁铭指着下巴处2个梅花状的伤疤说:“这两朵‘花’,是刚进特务连时留下的。”那年夏天,有个课目叫俘虏训练,他们天天在泥浆里摔打。当时丁铭正值青春期,下巴长满粉刺。演练锁喉动作时,他的下巴一次次地被撞击、摩擦和泥水浸泡,导致一次次感染。4个月待训练结束,他去医院消炎、手术,尽管打了不少祛疤针剂,两朵“梅花”仍然醒目。丁铭不以为然,反而戏称:这是身为特种兵的勋章。

勇者无畏。

得知“砺刃-2013”全军特种兵比武的消息时,丁铭已是侦察排长,他兴奋得一夜未眠。经过严格的考核选拔,丁铭毫无悬念地胜出。团长找到他,直截了当地问:“你代表全团参加比武,有没有信心?”丁铭不假思索地答道:“有!不拿名次,任凭处置!”

一言既出,驷马难追。其实丁铭心里也没底,毕竟自己是第一次参加全军比武,但是,他有这个胆量接招。

“谁英雄谁好汉,比武场上比比看!”丁铭给自己制定了苛刻的训练计划:每天6小时的超强度体能训练,早晚各600个俯卧撑和仰卧起坐;武装5公里越野,携带装备“两件套”,比别人负重一倍多;周末两天,各加一趟武装8公里。

“特战分队,战时就是插入敌人‘心脏’的一把尖刀。当特种兵,就要当勇于打赢的兵!”训练场上,丁铭不服输的劲儿一次次被激发。半年的集训中,攀岩速降训练,他练了8000多次,2次因锁扣弹开摔下,除了胳膊和腿脚擦伤,所幸并无大碍;后俘虏训练,他练得连床都爬不上,但第二天仍要坚持走上训练场;手雷投掷得胳膊都抬不起来,严重时不得不用自己的左手扶着右手来完成动作;手枪射击,子弹打了4万多发,手腕肿得拿不起枪靶……那段时间,他穿破迷彩服8套,蹬坏作战靴11双,留下伤疤13处。

梦想之路,总是布满荆棘。在离全军比武还有一个月时,丁铭受伤了。那天深夜,丁铭在扛着弹药箱冲锋时,不慎踩入水沟,只听“咯噔”一声,左脚一阵钻心的疼,他随即瘫倒在地。看着战友一个个从身边跃过,他眼一闭、心一横,咬牙爬起身,扛起弹药箱,一瘸一

拐地跑完了最后10公里。坐在地上,汗水淋漓的丁铭拉起裤管一看,左脚踝处皮肤已呈黑紫色,肿得像个茄子一样,作战靴都脱不下来。

到医院一查,医生的话让他万念俱灰:左脚踝外韧带断裂,需手术置换人工韧带,并至少卧床3个月。“那我岂不是要错过这次全军比武?”丁铭的倔劲儿又上来了,不顾医生的劝阻,一瘸一拐地回到集训队。之后的每天早上,他都比往常提前半小时起床,用绷带将受伤部位一层层绷紧再走上训练场,训练课目一个也没落。上比武场前,他信心满满地对随行战友说:“比武场就是战场,绷带就是我的韧带!放心吧,我一定赢!”

最具挑战性的特种作战综合技能比赛开始。随着“啪”的一声枪响,丁铭箭一般地“射”了出去……规定在100分钟内完成的比武项目,丁铭用时85分钟,夺得铜牌。此外,他还夺得手雷投掷金牌、特种射击银牌,荣立个人一等功。

丁铭的父亲丁善祥,在接到旅政委程昭善的邀请电话前,已经3次拒绝旅机关的邀请了。这位当年在部队多次立功的老兵,不去部队的理由很简单:“等我儿子干出更大的成绩时,我再去!”

今年2月,旅里举办“十大南疆卫士”颁奖晚会,丁铭榜上有名。按照惯例,应邀请获奖者父母来队,现场为各自的孩子颁奖。可丁善祥却“请”不动。“您儿子干得很出色。这些年,他工作上硕果累累,身体上也是伤痕累累。来看看,您就明白了……”最终,政委程昭善的话打动了丁善祥,他答应来队。

丁铭感觉,在父亲眼里,总是别人家的孩子最好。第一次立三等功时,丁铭兴高采烈地给母亲打电话报喜。父亲一把夺过电话说道:“立个三等功,有什么好炫耀的!你杨伯伯的儿子立了二等功,人家都没这么骄傲!”一盆凉水,顿时让丁铭从头顶凉到脚。第二次立三等功时,他索性没跟家人说。

当排长时参加全军比武夺魁,丁铭立了一等功。这下父亲总该满意了吧?他打电话回家报喜,并顺便邀请父母来部队看看。没想到父亲在电话里说:“你现在是干部了,一人强不算强,团队强才算真强!等你把团队带强了,我再带你部队去看看!”

挂了电话,丁铭静心一想,父亲说得也不无道理,把铁指锤炼成铁拳,才是一名侦察排长的真本事。去年7月,随着军队调整改革的逐步推进,丁铭当上了某边防旅的侦察连长。

“你说说,一个侦察连长的最大责

任是什么?”父亲在电话里问道。“带领全连官兵团结一致打赢呗!”丁铭答道。父亲沉默片刻说:“你说得没错。但我觉得,连长还有一个重大的责任是:让你的士兵在打赢之后从战场上活着回来。”

那天夜里,丁铭失眠了。他越想,越觉得父亲的话意味深长。他明白,只有把每名士兵带成精兵,才能增加他们从战场上活着回来的筹码。后面的训练,他不断提升训练难度和标准,从不偏训漏训。为强化实战效果,他常给战士当“活靶”,做陪练;战士武装泅渡不敢下水,他跳进水中托着游;有人俘虏锁喉动作不够狠,他便让战士抡起拳头向自己身上“招呼”,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……

武装侦察班中士吕柏师手枪射击老跑靶,丁铭利用休息时间,陪他反复苦练瞄靶、瞄准、击发,最终10发子弹打出了98环的好成绩,成为全连公认的“神枪手”;技术侦察班班长陈冰超,起初训练手雷投掷时总扔不过30米,丁铭就手把手教,直到他一出手就是60米开外;下士杨景琦在攀登绳网训练中,10米长的绳9秒钟爬到顶,大纲要求30秒合格、15秒优秀,这是全连除了丁铭之外的最好成绩。可丁铭还是不满意,让杨景琦按照自己总结出的动作练,一周后时间果然又缩短了2秒。丁铭说:“别小看这2秒,战时足以决定你的生死!”战士们心服口服。

无人机班班长、上士熊三三,是连队树的训练标杆。有事没事,丁铭总爱找他比试比试。有一天,一场特种技能综合训练刚刚结束,丁铭就凑上来发出挑战:“来,再比比!”“比啥子?”这名四川兵问道。“你射击最强,就比射击!”丁铭答道。话音刚落,只听“啪啪啪”几声,报靶:熊三三98环,丁铭97环,熊三三胜。“好样的!”丁铭拍拍对手的肩膀,欣慰地笑了。在他心里,他希望所有的兵都比他强。后来,熊三三多次在上级比武中夺冠,也荣立了一等功。

“钢铁连长”带出善战的兵。去年年底,在南部战区陆军组织的年度考核中,连队夺得团体总分第一名;11个单项课目,他们夺得了6个第一;个人成绩中,前4名都是这个连的,个人前10名,这个连队的官兵占了7名。

坐在旅颁奖晚会现场,看到短片中儿子获得的一块块奖牌和身上的一块块伤疤,丁善祥默默地抹着眼泪。父亲是条铁汉,丁铭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父亲流泪。上台为丁铭颁奖时,父亲的目光掠过丁铭手上的疤痕,看向他的眼睛。从丁善祥的眼神里,丁铭看到了父亲的心疼,更看到了一个老兵由衷的赞许,因为他们都明白,对于军人来说,这伤疤是成长的记录,更是珍贵的勋章。

蔚蓝色的遐想

张少思

雨滴落入大海,就拥抱了浩瀚;雪花落入大海,就披上迷人的蔚蓝。

一缕细风吹着吹着,就闯进了波澜壮阔;一只海燕高翔,冲上了云霄,甩出尖叫的闪电。

大海是神性的。它如哲学,给你深思;如旋律,让你激荡。它随着天空而变化,复映世界。它安静如处子,跳跃如脱兔,让你灵魂震撼,热血欢舞。星辰的果实照耀甜美的梦乡,皎然

的月色发酵成天涯的乡愁。风的舞姿优美,幽夜亦有绚丽的涛声。

我爱着大海,用灵感的鳍呼吸,活蹦乱跳的句子,透出新鲜的气息。只是遗憾,我的朋友说它怪异,这让我大伤脑筋。无奈,我只好把那些诗放归大海,让它举着波浪奔跑,欢乐的游弋。

我渴望被海抚慰,手扶着大海不放。我的指尖蘸的是辽阔,而那迷人的蔚蓝是我梦想的籍贯。



感念 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塔城是滇金丝猴的自然保护区,人保护区内可寻觅金丝猴的踪迹——人们说,滇金丝猴比大熊猫还稀少,仅存13个种群,约2000只。

屋角巨大的楸树盛开着紫色花朵,就像一团腾起的烟云;山间隐隐约约的杜鹃花也躲在丛林间羞涩地微笑;大树墩子掏空后做成的蜂箱,摆满河谷的坡岸,蜜蜂正在嗡嗡飞舞。公路像蛇一样蜿蜒游进岩石与大树支撑的深峡,下车后,你得凭双脚在极窄的险路上攀登,偶然还会碰到背着背篓下山采药的老人。来自远方的旅游者,不停地调节镜头,透过碧绿的叶隙,丝丝缕缕的松萝,在寻找那些披着金丝大鹰,脸上生出绒绒白毛,长着红嘴唇和一对乌溜溜大眼睛的美丽精灵。能不能见到金丝猴,据说全凭运气,山场很大,它们今天在哪个地方活动,并不会给我们发通知。但有一点——不管我能不能一睹它们的芳容,都长了见识,特别佩服金丝猴选择居所的聪明——这高山大岭,只有云朵苍鹰为伴,无人敢随意滋扰。13个种群就是13个家族,是它们在这个世界上仅存的血脉。它们的村庄在大树之巅,云彩之上,但愿它们这最后的避难所不再被人类破坏。

打开酒店的窗户,整个河谷就是一幅巨大的画。层层梯田、已经开始黄熟的麦子,正在结果的蚕豆苗、静流淌的一线碧水、缠满彩色经幡的千岁银杏树、袅袅升起的炊烟,都在等待你的阅读和欣赏。

酒店背靠一座大山。我不知道山有多高,只知道山尖上面是蓝天,是星星,是白雪,是神仙的居所。每当我仰望那些陡峭的山峰,心里就产生几分恐惧和敬畏。所以,听说洛桑要带我们翻过那些山尖,到一个村子去的时候,我惊得张大嘴巴,表示有点不敢相信。

山顶上还有村庄,怎么可能呢?我们怎么上去呢?路在哪里?

洛桑告诉我,山顶上有个村子叫巴珠村。4年前,确实没有正儿八经的路,人们只能沿着山间小道上山下山,一些山货也卖不出去,所以村里很穷,人均年收入仅有300元。但现在不同了,他们有个能干的党支部书记,带领大家修起了公路,改变生产经营方式,由种玉米土豆,改种葡萄和玫瑰。4年时间,人均年收入涨了20倍,接近6000元,摘掉了贫困的帽子。

哟,有这种事?20倍,可是个神奇的数字。脱贫是最大的善举,我急切地想看个究竟。

汽车拐进了岩壁的山林。盘旋,盘旋,再盘旋。陡峭的山路,幸亏有树遮挡,否则真把人吓死。从山脚往上瞧是看不见路的,路隐藏在蓊郁的林子里。一色的水泥路,很窄,路旁有刻着里程的石桩。我看了一下,总共19公里,我们翻过了在山谷目力所能及的最高峰,然后再走一段路,就到达目的地了。

真没想到,山顶上还有一个很大的山谷!山山相偎,岭岭相连,山那边还有人家,还有村庄。

滇藏边境人们的生存环境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艰难。三江并流地区,河谷幽深,生存空间十分有限,部分人居住在河谷,大多数人则住在山上,山场面积大。山有多高,水有多高,人住得也有多高。人的创造力和忍耐力是无限的,再高的山,只要有一点点平地或坡地,就会有人家,甚至村庄。巴珠村就属于这一类。

我认真地观察这个村子,肯定有些历史了。一棵盘根错节、铁干虬枝的古树,以苍老的“眼神”守望着人们的家

云端里的村庄

喻晓

园。房屋大都建在山坡上,把较平的土地留给了保证大家生命的庄稼。只有小学校建在山谷中央。巴珠村的人传承着眷恋高山与白云的情感基因。

村口有一家简易商店,出售日用品。各家门前堆放着高高的松毛垛——先垫牲口圈,然后用作肥料。老百姓的生活还不算很好,贫穷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。但改变之风正在勃勃兴起,一是水泥路修到了各家门前,有车者不在少数,坡上有一户人家拥有了客货3辆车,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;二是生活质量提高了,很多家的屋顶安上了太阳能热水器,建了阳光房;三是翻盖房子的人家很多,到处可见竖立水泥柱子的施工现场;四是这里光照充足,气候适宜,有了大片的玫瑰园和葡萄园。玫瑰和葡萄与外面签合同,专门有人按时来收购。

限制巴珠村发展的瓶颈是路。没有路,进不来,出不去,再好的东西都不值钱;路通了,一切就都活了,青山绿水变成了金山银山。

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改变了思路。思路一变,前景灿烂。苞米土豆只能填饱肚子,富不起来;这里不能办工厂,还得从地里找钱,改种玫瑰、葡萄,钱就来了,费的力气还不如原来大。

这是巴珠村的蝶变。人的心灵飞翔起来,生活有了希望。

我的旅行与一个村庄联系起来,这完全是一个意外。

一个云端里的村庄,成了旅游景点,让人既看到自然的风景,也看到了社会的风景、人世的风景。晚餐,上了点酒,服务员说,这是本地产的葡萄酒,用巴珠村的葡萄酿制的。我一看商标,上面清晰地印着:腊普河谷葡萄酒。

我心情极好。空间的切换,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。心灵是环境的产物,与美好不期而遇,我心里也长满了玫瑰和葡萄,闻到了玫瑰的香味,尝到了葡萄的甜蜜。老夫聊发少年狂,戒酒多年的我,突然大声向同伴提议,为这次旅行,为云端里的村庄,干杯!



长征

第4261期

战场写生

陈树东图/文

一场山地反坦克阵地战打响了。直升机的引擎声在头顶轰鸣,机枪的扫射震响山谷。身手敏捷的特种兵,目光像鹰一样锐利,他们在山林中飞奔,时而侧身翻滚,时而扑倒瞄准。他们要在短时间内,通过最险恶的山地地段,完成侦察阵地、按图行进、营救人员、狙击目标、火力突击等16个任务……冲锋、前进,战士们从这里走向真正的战场……